



2000—2004

新世纪的宁波文学创作多样而丰富，成果斐然。它以鲜明的地域色彩、深邃的思想探寻、饱满的艺术感觉，去触摸、去表现那个激情飞扬的时代……

时代潮涌中的 宁波文学

梁旭东

主编

宁波文学

2000-2004

时代潮涌中的宁波文学

梁旭东 主编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代潮涌中的宁波文学/梁旭东主编.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7-80743-144-2

I.时... II.梁... III.当代文学-文学评论-宁波市-2000~2004
IV.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9546 号

时代潮涌中的宁波文学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

网 址 <http://www.nbtsw.com>

电 话 0574-87287264(编辑室) 0574-87289976(发行部)

印 刷 浙江开源印务有限公司

主 编 梁旭东

责任编辑 叶贤权 王松见

封面设计 张玉洁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40 千

印 张 12.5

版次印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43-144-2

定 价 26.00 元

目 录

上编 新世纪初宁波文学概观

一、新世纪宁波长篇小说论略 /002

- 1 时代深度叙事:历史场景与人性深处 /002
- 2 历史多维叙事:民族意识与历史精神 /005
- 3 “文革”背景叙事:极左罡风与苦难记忆 /007
- 4 现实转型叙事:商海沉浮与官场风云 /009
- 5 社会边缘叙事:女性意识与青春梦幻 /012

附录:新世纪初宁波长篇小说目录 /015

二、新世纪宁波短篇及微型小说述评 /016

- 1 清醒与迷惘:面对当代的历史转折性而写作 /016
梅儿的《隐身衣》 /017
蔡康的《空屋》 /018
浦子的《小牧湾乡轶事》和《制造英雄》 /020
- 2 人性主题和道德诉求:在新写实或新历史的方式里写作 /021
浦子的《会脱榫头的旧床》 /022
西黛的《无法逃遁》 /023
艾伟的《说话》和《老实人》 /024
- 3 成长小说与意识流:以情绪和心理流程为推动力的小说 /025
蔡康的《走过这个夜晚》 /026

刘琼的《客厅》 /027

4 魔幻寓言呈现想象与哲思 /029

沙漠生活的经历与持续回忆 /029

寓言化手法、具象和特定的文化符号 /030

飞翔的姿态和哲理光彩 /032

附录:新世纪初宁波短篇及微型小说目录 /034

三、新世纪宁波市散文创作研究 /035

1 散文创作情况综述 /035

2 重点作家创作情况介绍 /038

亦史亦文的人物随笔 /039

对历史文化的大胆反思 /040

对现代宁波籍知识分子的再认识 /043

沉甸甸的生命感悟 /046

社会生活的多味思考 /049

地域文化的形象展示 /054

精巧的结构,诗化的语言 /058

附录:新世纪初宁波散文作品目录 /059

四、新世纪宁波纪实文学印象 /061

1 院士系列:记述宁波院士的辉煌历程 /063

2 《大写教育》:一本事关宁波教育的书 /067

3 “宁波帮”文学:从王耀成、戴光中到汪卫兴 /070

4 随时代脉搏而动的宁波纪实文学 /074

附录:新世纪初宁波纪实文学作品目录 /077

五、新世纪初宁波诗歌作品论 /078

1 上世纪末的抒情特征 /078

2 南方方阵的梦幻组合 /080

3 网络时代的青春吟唱 /082

4 生生不息的缪斯之火 /085

5 内心建设的热情讴歌 /089

附录:新世纪初宁波诗集目录 /091

六、新世纪宁波儿童文学创作论 /093

1 儿童成长小说 /093

李建树的儿童成长小说 /094

余通化和他的儿童少年小说 /098

2 童话和儿童诗 /100

杨明火和他的儿童诗 /100

徐群飞的儿童诗 /103

附录:新世纪初宁波儿童文学作品目录 /107

七、新世纪宁波戏剧及文学评论描述 /108

1 新世纪宁波戏剧创作简论 /108

现代意识和时代精神烛照下的“新主流戏剧”的尝试 /108

立足传统的本土戏曲的推陈出新 /111

“传统戏剧现代化”、“地方戏剧都市化”的理论与宁波新甬剧 /113

2 新世纪宁波的文学评论 /115

梁旭东的《遭遇边缘情境:西方文学经典的另类阐释》/115

谢志强的《小小小说讲稿》/117

季学源的《红楼脂粉英雄们》/117

徐季子先生的《徐季子文选》/118

下编 新世纪初宁波文学拾贝

一、新世纪初宁波文学览胜 /120

1 艾伟的深度:讲述存在的精神困窘 /121

2 杨东标的激情:柔石何以成为英雄 /126

3 散文三剑客:赖赛飞、余志刚、史奇山 /130

赖赛飞的解读:越剧人生 /131

余志刚,重叙历史的雄勃与限制 /134

史奇山,渔家风情的文化意蕴 /138

4 荣荣的情怀:悲天悯人,感知生命 /140

二、赵柏田的小说:记忆碎片连成的意味世界 /150

1 《寻找隐地》:双重叙事中的人生意义追索 /151

2 《坐拖拉机去远方》:全知视角下灵魂的二元并立 /153

3 《纸镜》与《沙乡笔记》:叙事与写作的意义 /155

附录:赵柏田主要小说作品目录 /158

三、解读李建树:孩子心中的绿洲 /160

1 《梁山好汉们》:初识李建树 /161

2 《走向审判庭》:丰富的内容与多彩的手法 /162

3 《心中的绿洲》:永无止境的追求 /164

四、夏真的报告文学:时代精神的高亢赞歌 /167

1 沛然流溢的激情 /167

2 开掘深层的精神内核 /169

3 以细节感人,以故事入胜 /171

五、我读俞强:在事物内部疾走 /174

1 优雅的基调 /175

2 深刻的生命意识 /182

附录:新世纪初宁波文学获奖一览表 /187

后记 /191

上编

新世纪初宁波文学概观

（作者姓名及单位，此处为模糊处理）

一、新世纪宁波长篇小说论略

长篇小说历来是文学创作中的重量级体裁。对于新世纪宁波文学创作而言,长篇小说以其成果斐然与影响远播凸显了它的重镇地位。新世纪宁波长篇小说创作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数量的富赡可观。据粗略统计,从2000年至2004年,宁波共出版长篇小说26部(含收入长篇小说的作品集),这一数字还不包括传记题材和儿童题材的长篇小说。对一个市级地域来说,这一创作数量应该是很值得欣慰的。其次是题材的广泛多样。既有贯穿近400年时代风云的历史题材创作,也有反映当代波谲云诡且生机勃勃的现实题材创作。至于“文革”苦难、改革创业、官场反腐、青春成长和女性情感等等题材在新世纪宁波长篇小说创作中都能得到富有力度的反映。再次是主题的深度开掘。如一些作品力图在时代深邃部位勘探被遮蔽的存在本相,深入到人性的幽暗地带叩问生命的可能形式,揭示处在以男权文化为核心的政治活剧中女性的悲剧根源。这表明作家们普遍具有自觉的主题开掘意识。最后是艺术的探索创新。尽管传统现实主义仍然是大多数作家乐于操练的创作方法,然而一些新锐作家已经在他们的作品中自觉地进行实验性创新,大胆借鉴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借助艺术传达的先锋精神抵达思想表达的自由境界。虽然这些成就体现在不同的作家身上并非等量齐观,但这其中相当数量的长篇小说已经不断让自己的影响越出地域的限制,在众声喧哗的当代文坛发出自己个性独特的声音。

1 时代深度叙事:历史场景与人性深处

坚持时代的深度叙事是富有时代感和创造力的宁波优秀作家的不懈追求。他们的作品“显示出突入人性深处的锐度和凸显历史场景的质感,具有驾

驭包括自我深度、社会经度和历史纬度的三维艺术时空的实力。”^①艾伟便是在坚持这类写作的作家中最有成就的一位。长篇小说《越野赛跑》(2001)和《爱人同志》(2002)不但是实践他艺术理想的扛鼎力作,而且也是为他赢得广泛声誉的艺术佳篇。

长篇小说《爱人同志》讲述的是“英雄和圣女的故事”。故事开始于理想主义继续高扬的上世纪70年代末。屡建奇功的侦察兵刘亚军在执行任务时误触地雷,被炸断脊椎,成了坐在轮椅上的战斗英雄。一个对英雄有着崇拜情结的女学生张小影不顾父母的反对和邻人的惋惜,毅然爱上了心仪已久的英雄。然而,当这对英雄和圣女组成的情侣从摄影机闪烁下的婚礼联袂走进平凡琐碎甚至艰难的日常生活之后,他们之间正酝酿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更为严重的是,时代也在斗转星移,给予他们神圣光环的那块天空已经消逝。他们的精神和肉体经历着犹如炼狱般的炙烤和畸变。昔日的英雄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蛰伏在阴暗的斗室里诅咒外面的世界;而昔日的圣女为着生计在苦苦支撑,终于无法面对虚无和疯狂而离家出走。面对屋外开发商隆隆响起的推土机声,不愿迁移的旧居正静静地等待自己变成废墟的命运。

政治与人性构成的互动母题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伦理转换是艾伟的长篇小说所持续关注视阈。在小说中,刘亚军奋不顾身地穿行在枪林弹雨中,付出了健康的代价;张小影义无反顾地追随着心中英雄时,押上了青春的赌注。他们两人圣徒式的壮举看似自我的自觉选择,其实却是政治伦理神圣化时代的伴生物。建立在神圣政治上的道德乌托邦借助国家意志的鼓动俨然成为一种图腾。刘亚军受伤背后被有意遗漏掉的偷看敌营中的裸体女人的细节以及张小影放弃个体的生命体认而盲目认同虚幻的集体意识,这些皆说明图腾背后实质便是自我迷失的空洞。小说中的刘亚军和张小影完成了献祭仪式后,短暂的精神高峰体验很快被世俗中生命的蠢动、生存的困窘和现实的尴尬所替代。守护最初信仰与认同现实铁律之间的紧张关系构成了生命的梦魇,使人性遭受着可怕的撕裂。生命强大的自然法则与生活自身的逻辑力量宣告了政治伦理神化的失败和弥赛亚式许诺的落空。值得注意的是,刘亚军和张小影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主要是他们从公共空间进入私人空间之后完成的。性作为个体生命最强大同时也是最盲目的元素在主人公的“精神高扬——肉体觉醒——自我陷落”这一双重转换中扮演着特殊重要的角色。而小说一开始刘亚军战地脊椎受伤大约是暗示这对笼罩在理想光环中的“英雄与圣女”,他们的信仰、良知和理性其实已经遭到畸形政治文化的致命杀伤,其空心而脆弱的价值支柱无法应对觉醒个体及变化时代的严峻挑战。

^①刘华:《击中时代深邃部位的叙事》,载《文艺报》2005年3月3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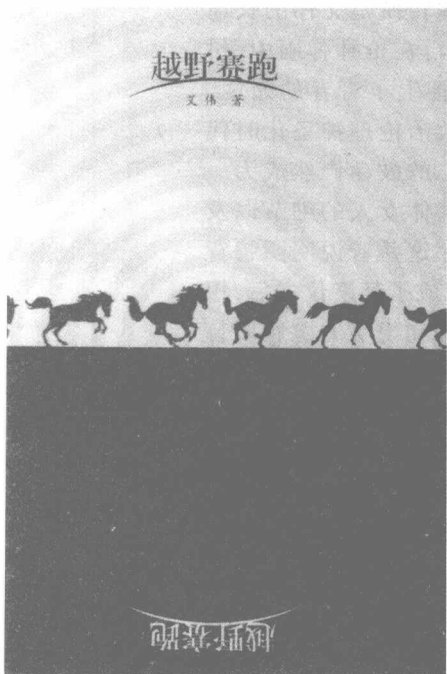
《越野赛跑》是作者自己看重的一部长篇小说。其历史视阈的截取和经营与《爱人同志》有众多的联想点和相似处。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天柱山下偏远静谧的山村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暴的洗礼,这场风暴在这块土地上既摧折了众多鲜嫩的花草也催生了不少腐毒的菌蕈。各色有情众生上演了一幕幕悲欢离合的历史活剧。在小说的后半部分,政治风暴被置换成经济浪潮,经济浪潮在历练了一批时代的弄潮儿的同时,也释放了汹涌的欲望泡沫并冲蚀着人们的道德堤岸。

小说题为“越野赛跑”显得饶有意味。那匹穿越不同时空的“马”是小说重要的喻像。

“马”带给人神秘新奇的最初感受的同时,也相伴了那场扭曲人性、践踏尊严的政治风暴,学马行走成了被权威政治打入另册的步年获得生存权利的唯一选择。而生命的尊严和精神的自由(如四类分子步年和“破鞋”荷花的爱情)则有赖于这匹神奇的“马”驮着他(她)们远离这乖张颠倒的世间,遁入“天柱”这一虚无缥缈的桃源式世界。但这匹“马”驮着它的主人越过了威权的禁区,并没有到达一个自由的畛域,而是陷入了人欲的泥沼。最后它自己也成了“声色

犬马”时代中带给人们金钱和好运的“博彩之马”。这里,作者动用了象征(“博彩之马”成为小镇人们的新图腾)、对比(天柱昆虫由精灵到食品的变迁)、童话(荷花的沉睡复醒后的奇遇和困惑)和狂欢化(人们追逐刺激时的病态亢奋)等手法来强化他对当下这一浅薄而空虚时代的揶揄态度。

艾伟常常被人们归于“新生代作家”。如果从出生年代和坚持个体化写作来衡量,艾伟确实有“新生代”作家群的烙印。然而艾伟身上已经携带着上世纪90年代“新生代作家”身上所稀缺的新因子——不再自足于个体的生命体验而在此基础上强化历史的维度和时代的质感。如果一定要给艾伟定位的话,称他为“后新生代作家”也许更恰当些。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历史与现实常常被打通和穿越,个人的经验画面(尤其是笼罩着强烈意识形态气氛的童年经历)始终是作家创作情感的触发带和理性的勘探区。然而,这种个人的经验没有成为制约作家对时代和历史反思的羁绊。借助现代主义的变形手法,作者将个人的经验画面轻松转换成意蕴苍茫的历史寓言结构,从而使个人经验的叙事视点 and 历史叩问的逻辑视点达到有机的统一。艾伟在长篇



长篇小说《越野赛跑》,艾伟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小说题材上的这种艺术探索,恰恰是在实践着巴赫金所称的长篇小说的基础是“个人的经验和自由的创作虚构”^①这一命题。

2 历史多维叙事:民族意识与历史精神

宁波是一块既古老又年轻的土地。七千年文明沉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改革开放的春潮又给这块古老土地注入了勃勃生机。几千年的历史风云激荡其间,上演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历史活剧,留下了无数仁人志士的壮丽诗篇。尤其是近几百年来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的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进程往往都和这块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历史的“富矿”成为作家创作取之不竭的题材资源。因此,艺术地再现发生在宁波土地上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便成为宁波作家在艺术良知和历史使命下的必然选择。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学中的历史叙述严重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由此造成的结果便是,文学中立体的历史面貌被扁平化了,存在于文学中的历史多维度的可能性被简化成了单维度叙述,而丰富宏阔的历史精神却被最大限度地阉割了。值得欣慰的是,宁波作家在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中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以往历史叙事的狭隘性,在民族意识的显扬、革命资源的开掘和历史精神的追溯等几个维度上重新恢复历史叙事的丰富性和多维性。

汪卫兴的长篇小说《名将张苍水》撷取了明末清初明朝爱国名将张苍水在生命中最后二十年里执著反清复明、苦苦支撑危局的悲怆生涯,凸显了灼热的爱国情怀和强烈的民族意识,这恰恰是一种对以华夷之别为特征的狭隘国家民族意识的超越。刘俊亮的长篇小说《梦断剡溪》与楼中盛的长篇小说《洪炉记》,最值得关注的收获是小说突入了正统意识形态有意忽略的敏感历史“盲区”。前者以马鸿芳为主线,描写了上世纪初宁波奉化的剡溪两岸一群带有绿林气质的义士投身辛亥革命不惜慷慨喋血的传奇历程。所刻画的包括蒋正清(早年的蒋介石)在内的众多参与革命的义士相当程度上挣脱了以往意识形态规整化了的刻板形象。后者以抗战初期淞沪之战后的上海沦陷为背景,表现商界巨子竺梅先毁家纾难,为收容救助兵燹中无家可归的孤童,于奉化太清山殚精竭虑创办国际灾童教养院的善行义举。在小说中竺梅先的形象已经逸出了正史中民族资本家的阶级属性而获得丰富生动的人性内涵。正是在重现历史真实场景的过程中,真正的历史精神才会在对历史的另类叙述中得以浮出历史的地表。

^①(俄)米·巴赫金:《史诗和长篇小说》,载《20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上)》(吕同六主编),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页。

胡章生的长篇小说《黑夜暗斗》描写抗战胜利至解放前夕,贺耀钧、袁美珍等中共地下党员在风雨如晦、敌特肆虐的白区与敌人巧妙周旋、斗智斗勇,谱写了一曲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作者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不仅是出于对那段峥嵘岁月的追忆和对那些为着共和国的黎明而甘愿让自己与黑暗同逝的英烈的缅怀,同时也意味着作者旨在重新找回失落已久的曾经如火如荼的红色革命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它正灌溉着我们脚下这块业已干涸而板结的土地。

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成功有赖于作为史实的历史(“历史”是基石)和作为小说的历史(“小说”须想象)的有机融合,并抵达那个时代的历史精神从而具备史诗的品质(“长篇”的要求)。克罗齐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在肯定了历史作为客体一面的同时,特别强调历史叙事的主体性特征。这种主体性体现在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中,便是作者通过对历史题材的选择、细部史实的挖掘以及艺术空间的经营来激活那种已经融入了对现实观照的活的历史精神。

在《名将张苍水》中,作者注重钩沉史实,亲访当年张苍水抗清大本营花岙,体验历史的在场感。这种情感对史料的浸润是成功塑造一个历史人物形象的基础。小说的成功表现在许多方面。如以张苍水抗清复明这一披肝沥胆、气贯长虹的义举为主线,用雄健的笔法描写了张苍水从揭竿起义、辗转沉浮到独支危局、壮志难酬的人生历程,可谓是一曲悲怆激越的生命乐章。除了情节波澜起伏、悬念迭起,结构榫接吻合、张弛有致,以及在刻画主要人物的时间感上和描绘社会生活的空间感上都能够有着较到位的把握之外,这部小说最大的收获还是体现在对张苍水这一形象的塑造上。通过对名将张苍水这一带有悲剧意味的形象塑造来凸现历史精神。这种历史精神是建立在对人物性格中的民族意识的准确把握上,这就是以现代眼光来烛照民族意识。张苍水以一介书生的身份在危如累卵的艰难时世里呼吁天下人共赴国难,并非出于对君昏臣佞的腐朽南明王朝的愚忠,而是出于对国破家亡下民族生存和民族认同发生危机时而产生的自然而深刻的民族自我拯救欲和神圣使命感。而随着抗清良机的渐次流失、清廷统治日趋稳固,张苍水更深切地体会到一种强烈的孤独和悲怆。最终他的西西弗斯推滚石式的抗争与其说是实现他复国的梦想,不如说是剖明和践行他那高洁的人格和殉国的情怀。值得注意的是,艺术上的人物之间的对照手法使得张苍水这一形象更显得内涵丰满、富感染力,孤拔于众多人物形象之上。如通过宋怀净对小红梅的儿女情长衬托出张苍水的志向高远,通过郑成功性格中的刚愎自用和猜忌异己的弱点来反衬张苍水的志虑忠纯与襟怀坦荡。此外,《洪炉记》在极力营造现代意蕴与古典韵致的统一风格上,《梦断剡溪》在解构清明上河图式的社会生活图景上,以及《黑夜暗斗》最大限度地挖掘地下斗争题材所特有的传奇性情节因素上,皆有可圈可点的创造。

毋庸讳言,新世纪宁波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仍有相当的探索潜力和空间,就已有的作品而言也还存在着一些粗疏和局限。如还没有出现与宁波这块人杰地灵、先贤辈出的历史热土相称的具有广泛影响的史诗级长篇历史小说;有些作品未能充分发掘或利用长篇小说文体所提供的艺术潜能和审美空间。如有些小说用以展开事件和塑造人物的社会生活的背景过于封闭和单一;有些作品人物性格的塑造还欠功力,或缺乏长篇小说应有的足够数量的个性鲜明的人物,或主要人物性格较为扁平静止而缺少丰富性和发展性。

3 “文革”背景叙事:极左罡风与苦难记忆

在经典现实主义作家眼里,长篇小说本质上是作家所处时代的全记录。巴赫金认为,长篇小说描绘的对象主要应该是“未定型的和流动着的当代现实”。^③处于当下现实背景下的长篇小说的写作,如果不能全面而深刻地反映这个色彩斑斓和变动不居的时代面貌,那是不可思议的。

然而,当下的现实也是从历史中生长出来的现实,是与刚刚过去的现实紧密联系着的现实。纵观新世纪宁波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不难发现,反右、大跃进、“文革”等极左路线肆虐下的那段历史仍然是相当部分长篇小说的背景内容或前景材料。其中有追溯上世纪50年代反右(一直延伸到“文革”等)极左时代普通人尊严遭践踏、命运被捐弃的难忘记忆(如《亦是人生》、《春兮归来》等),也有抒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大饥荒下人们的肉体 and 心灵所遭受到的深痛巨创(如《天堂没有钥匙》),还有再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青上山下乡后的磨难岁月与坎坷人生(《磨难岁月》)。

这些作品一方面将笔触深入到正在凝固成历史的现实,重现那段极左罡风中的苦难记忆;另一方面却与色彩斑斓的当下现实存在着潜在的延伸和呼应,直接开启了处在时代转型中的更为广阔的现实空间。

袁立沛、麻承照合著的长篇小说《亦是人生》以一个普通人的坎坷命运来折射一个时代的变迁。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极左年代,年轻正直、有着书生意气的方明向党中央写了一封反映人民公社存在问题的匿名信,加上自己的地主出身,结果飞来横祸,身陷囹圄,身心受到旷日持久的折磨。到了“文革”时期,只因替一个姑娘遭遇的非人道迫害仗义执言,方明更是遭到灭顶之灾,几乎被剥夺了生存的最后一丝信念。改革开放年代,方明的冤案虽然得到平反,但这迟到的平反无法补偿他失去的青春和提升生命的资本。于是,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兴起,方明逐渐沦落进弱势群体的行列。主人公与三位女性之间的情感瓜葛也是他生命历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与三位女性的

爱恨情仇中既存在时代风云投射下的阴影,也包含了方明独行的个性与多舛的命运因果关系。小说在艺术上有时可能缺乏某种剪裁和提炼,但诚朴无华的传记风格也许更能对读者产生质朴的感染力和原始的冲击力。

朱平江的长篇小说《春兮归来》,以海龙一家两代人在反右、“文革”等政治浪潮频频冲击下命运的悲欢离合为主线,表现了极左路线给居于底层的善良人们带来的惊惧和灾难。小说最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将政治批判和人性揭示结合起来,赋予主题以发人深省的意味。康法、民生、朱彪之所以能在畸形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兴风作浪、肆虐无忌,是因为极左理念中所潜藏的非理性和反人性的政治情欲迎合了他们心灵和身体中卑污丑恶的旺盛情欲。如康法在传统的社会评价体系中,无论人品、才能以及情场竞争力都远逊于海龙,然而极左政治运动所确立的另一评价体系,不但赋予了康法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且解放了他长久压抑的自卑、嫉恨和占有欲。他对海龙不遗余力地加以陷害、对秀梅暗设毒局实施诱奸以及对民生巧舌如簧竭力拉拢,不但刻画了一个乡间地痞纵意逞欲的丑恶嘴脸,而且从人性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这一场场政治灾难的根源。同时,作者将底层普通人们之间相濡以沫的情谊、心心相印的信念与僵硬乖张的政治、小人得志的现实相对照,也表达了真情永驻人心、正道自在人间的题旨。

徐女的长篇小说《天堂没有钥匙》叙述了一位少女曲折坎坷的经历,并通过童年的视角见证了一个特殊的年代。题目“天堂没有钥匙”暗示了主题的两个层面,即社会理想不能通过政治乌托邦来实现,而个人的幸福也不能靠别人的恩赐来获得。小说中黄婶是一个内涵丰富、复杂的人物形象。一方面,她是一个贪婪的犹太、刻薄的后妈,和小说主人公怡兰保持着紧张敌对的关系;另一方面,她又是那个特殊环境中的产物,其与恶伴生的生存意志足可以抵抗一个饥馑的年代。小说的开头恩兰收养弃婴、遭到出卖与结尾处恩兰受难归来、感化黄婶,类似于一个有关基督的寓言,反映了作者欲以博爱救赎人心的理想。

徐志明的长篇小说《磨难岁月》虽冠以“磨难岁月”,但作品的主调并不阴郁压抑,相反却透出较多的亮色和温情。这部小说在题材的选择、主题的开掘和艺术的处理上都有值得重视的特色。小说所选择的题材是知青投亲插队的内容,不但在以往同类题材中这样的小说并不多见,而且在基调上超越了“哀怨控诉型”与“青春无悔型”两种叙事模式,在描写知青因政治地位的边缘化而遭遇到的种种不公、歧视和打击的同时,作者投入了大量笔墨表现了以国青为代表的一帮知青,不甘岁月蹉跎而艰难创业的坎坷经历,演绎了一出出充满世俗温情且不乏传奇意味的情感际遇。国青和他的知青群在极左政治挂帅的年代,能从跑外勤、开发产品到联合办厂,一步步走向成功,除了主人公超出众人的才能、毅力和底层农村强大的民意基础外,还与浙东土地上所固有的经世致

用的功利哲学和源远流长的重商传统有关。此外,国青与曼娣、丽菊和小燕三位女性的情感纠葛,不但照亮了主人公丰富的心灵世界,同时也在给灰暗的时代背景涂抹了一层世俗人间的温馨色调。小说的结构在线性叙事的基础上采用了“回溯法”,即按事件的内在线索和人物的情感逻辑进行组织材料,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严格的时空限制,加上作者的语言洗练自然,富有生活的质感,这使得小说的叙事节奏起伏有致,如行云流水,别有一种韵味。

在这类表现政治罡风中的苦难记忆题材的小说里,大部分作者都有作为那个时代见证或直接经历的体验。因此,作者的人生空间与小说的现实空间有着高度同一性,这使得小说自有一种朴素真切、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同时,作者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回望那业已成为历史的苦难记忆,这样,作者的时间意识与小说的现实时间就拉开了距离,这又往往使得小说呈现出一种沧桑的历史感和冷峻的反思性。当然,小说如何突破作者个人既有经验的局限,将对悲剧时代的再现和反思提升到一个足够的高度,尽管作家们已经作出了探索,但这仍然是一个有待突破的艺术瓶颈。

4 现实转型叙事:商海沉浮与官场风云

20世纪下半叶中国大地正发生着有史以来最为深刻复杂的社会文化转型。继时代转型的前提阶段(极左思潮盛行,精神和物质双重贫困)后,社会又经历着时代转型的初始阶段(精神面貌总体乐观向上,人性和生产力获得空前解放)和时代转型的深化阶段(旧有价值系统的合法性遭到挑战,物欲膨胀所诱发的诸如腐败等社会问题严重凸现)。作为时代转型缩影的宁波当代社会生活在新世纪的长篇小说中留下了可供寻绎的印迹,并成为最具活力、收获最丰的题材内容。在这些现实转型叙事中,有抒写改革开放时代一批弄潮儿敢为人先、历尽坎坷、走向成功那段峥嵘岁月的创业叙事(《空穴来风》、《泪痕》、《碧澜山儿女》等),也有针砭官场上那些甘愿被欲望和金钱所役使的腐败者灵魂的反腐叙事(《名利圈》、《天地有情》、《心灵的战争》等)。尽管这种对现实转型的叙事有时还带有断片和粗线条的性质,但是这些小说仍然勾勒了我们所处的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的一帧面影。

范优来的长篇小说《泪痕》,以“文革”十年浩劫废墟上兴起的城乡政治经济改革为时代背景,刻画了韩剑立等敢闯敢干、锐意进取的新时代创业者形象。从接管兔场养殖兔子到从事牛皮生意再到经营羽毛工艺,事业上屡经起落、历尽坎坷,然而挫折和磨难并未使他颓丧,反而让他历练得更加精进执著、成熟稳健。韩剑立不但是一个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在物欲主义肆虐背

景下人生意义的探索者。同僚的刁难嫉恨、客户的卑劣诈骗、亲友的荒淫堕落并未使他悲观绝望、随波逐流。相反,生活的启迪和内心的求索让他重新找到人生的定位,道德得以升华。当然,这种探索也必然伴随着矛盾和困惑,这较多地体现在他和静辉的情感纠葛上。剑立与静辉从小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他们也有数度可以结成眷属的机会,但因为怯懦和旧伦理的束缚始终不能面对真实的自我。

同样是一部改革开放背景下新时期的创业史,阿强的长篇小说《空穴来风》更多地洋溢着当下时代的气息。事业的蓬勃与零落、爱情的执著与漂流是贯穿于整部作品的两条彼此纠缠的主线。在主人公余正行身上,既有曾经作为诗人的残留身份,也有目前作为商人的现实身份。这两种身份体现出时间的嬗递(分属两个不同年代)和空间的错位(价值取向彼此相悖)两方面的特征,由此造成他事业和爱情这两翼人生的振翅高飞与折翼低回。由于男女主人公的价值取向摇摆于物质和情感两极之间,那么他(她)们的爱情只能漂流在虚空中,找不到最后的归宿。也许,在风月场所里做一个放浪形骸的嬉皮士,成了他逃避人生、反抗虚空的唯一选择。

在商界创业兼官场反腐题材中最见功力的长篇小说是张坚军的《名利圈》。处在小说叙事主线上的两家不同身份的企业,其相异的创业历程和最终命运既是中国企业发展的现实写照,也包含着作者对这一场创业和改革的理解与评判,而这很大程度上又是通过对吴洁文和江流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刻画来体现的。尽管吴洁文与江流都具有经营企业的精明、才干与坚韧,然而吴洁

文所代表的绿野集团系新兴的创业模式,更能适应市场瞬息万变的变化,可谓是“适逢其时”的宠儿;而江流所代表的江丰服饰还承载着计划经济的重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步履艰难,可谓是“生不逢时”的弃儿。作者在小说中对企业辉煌背后的“原罪”并没有回避。无论是绿野集团的阮俊青还是江丰服饰的许慎生都兼具有能人和恶人的双重角色,他们是信奉利益至上的商业伦理的生动符号。通过这些新时代的“黑色巨人”,官场的惊心动魄的腐败内幕便得到深刻揭示。对于市委书记谢杭和市长杨剑鸣的双双落马,作者没有仅从道德角度泛泛批判,而



张坚军,小说家,并著有报告文学及散文。